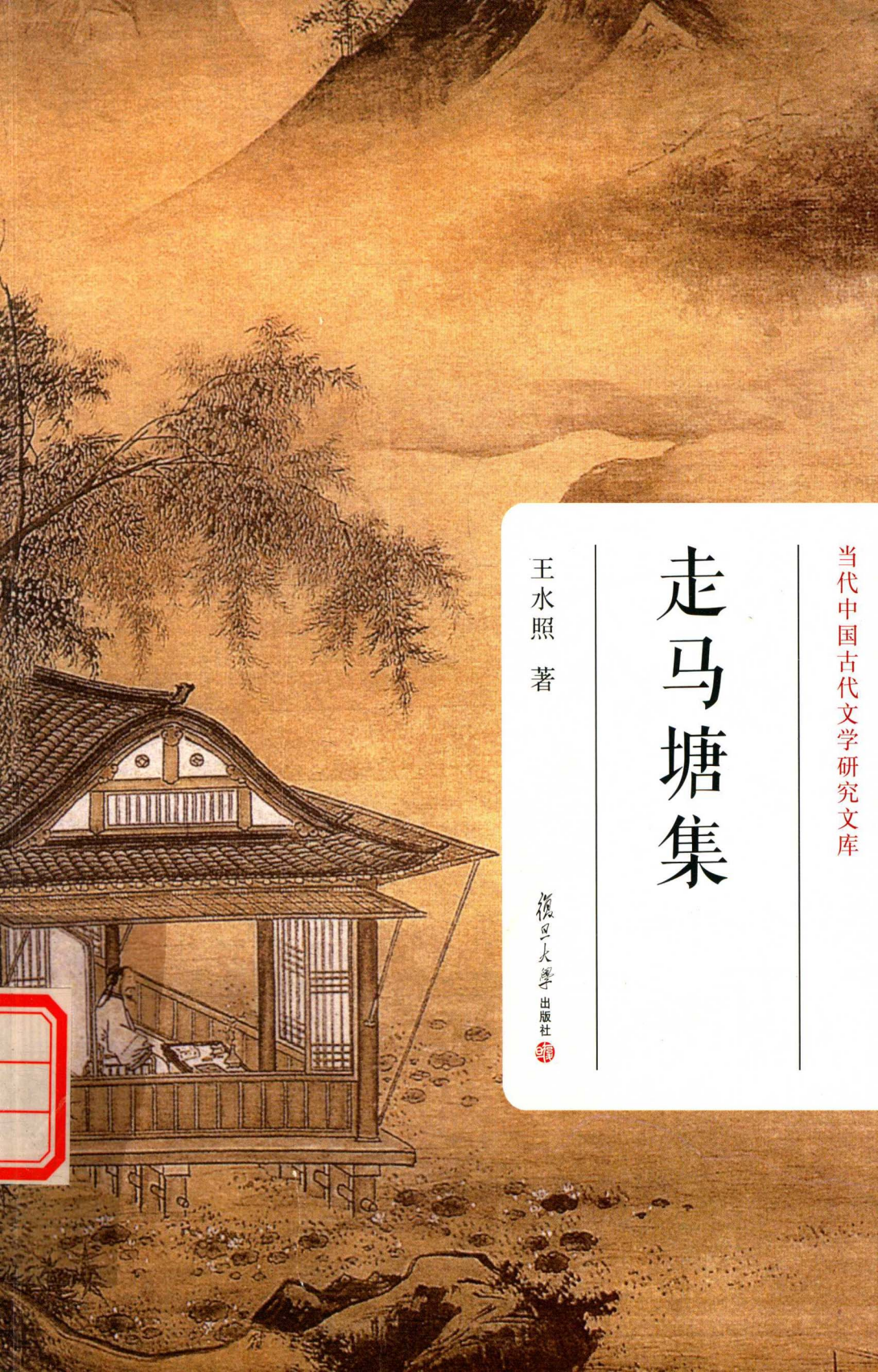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 走马塘集

王水照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傅璇琮 黄霖 罗剑波

# 走马塘集

王水照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马塘集/王水照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2060-8

I. 走… II. 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②钱锺书(1910~1998)-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②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2571号

走马塘集

王水照 著

责任编辑/王汝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265 千

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2060-8/I·972

定价:55.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古代的文学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从远古朴实的民谣、奇幻的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唐宋古文、元曲、明清小说……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它以无数天才的作家、优美的作品、多变的文体、鲜活的形象、生动的故事、独特的风格与鲜明的民族特点，充分地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人生理想、聪明才智、崇高精神，以及审美情趣与艺术才能。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珍贵的结晶，也是全世界文学之林中耀眼的瑰宝。

有文学，就有欣赏，就有批评，就有研究。早在先秦时代，对文学的批评就随处可见，如《左传》中写到季札在鲁国观乐，对《诗》中的众多作品一一作了点评。后来逐步产生了一批理论批评与研究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到20世纪初，在中西融合、古今通变的潮流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与书写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截至1949年，已陆续产生了一批现代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新中国建立以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近七十



年来,特别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尽管有时也不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与曲折,但总体而言,不论是文献的整理或考辨,还是理论的概括与分析;不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宏观综论,还是对作家或作品的具体探索;不论是沿用传统的方法作研究,还是借用了外来的新论来阐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人才之多、论著之富与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

这批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名家的代表性论著,本身也有学习与传承、总结与研究的重要价值。为此,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倡议与支持下,我们陆续邀请了一批当代在世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实绩、有影响的名家,由他们自选其有代表性的专论结成一集,每集字数在 30 万字左右。第一辑选有十位学者,年龄不等,照顾到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以后将还陆续推出,计划本文库的总量在 50 本左右。

我们相信,本文库的每一集文字都曾经为学术史的推进铺下过坚实的一砖一石,都曾经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过读者的心扉,拨动过大家的心弦。如今重温他们精到的论断、深邃的思考、严密的逻辑、优美的文字,乃至其治学的风范、人格的魅力,都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学习与承传的典范,也为总结与研究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辉煌历史铺路开道。我们这样重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希望能推动学界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搞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并积极地去发掘与阐发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从中汲取优秀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美学情趣,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实现中国梦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正当我们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即将付梓问世之时,傅璇琮先生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突然病逝。在这套丛书的筹划与出版的全过程中,曾得到了病中的傅先生的悉心指导与全力帮助。他的逝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也直接影响了这套丛书的后续工作。我们将沿着既定的思路,编辑与出版好这套丛书,以作为对傅先生永远的纪念。

## 自序

走马塘是上海东北地区一条河流的名称,属于杨浦区。该区在唐末宋初成陆,相传南宋名将韩世忠于此屯兵,在岸边走马往来,由此得名。我在十多年前迁移此河之畔的所谓亲水小区,那时还遭黑臭之累,如今河道颇清,臭味已除,成了我晚年居于斯、食于斯、治学于斯的处所。本集所收之文,以晚年所作为主,既表现我治学趣向嬗变的轨迹,包涵了我对学术同道“如切如磋”的一份期待,也可以与我已经出版的几部论文集在内容编排上有所区别。简言之,《走马塘集》即“晚学集”也。

我在治学道路上努力遵循一个原则:研读力求普泛,落笔则须谨慎,切忌逾越疆界。学界向有所谓宏观、微观研究的讨论,我个人倾向“中观”,即“与其简单重复一些老生常谈的大题目,不如切实地开掘出一批富有学术内涵的中、小型课题,有根有据地予以研讨与阐明,必能提高我们研究的总体水平”(《走近“苏海”》),意欲兼收宏观与微观研究的长处而更力求两者的良性互激与动态平衡。梁启超批阅他学生潘光旦习作《冯小青》一文时,热情肯定而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望将

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我深为其肺腑之言所感动。

一位年轻朋友这样概括我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旨趣：“用力最深的宋代文学研究”、“期待最切的古代文章学研究”、“牵挂最多的钱锺书学术研究”，所言颇称到位。但随着老境渐至、个人主观条件的变化，又面对外部学术环境的日新，我对这三个专题的认识与观察是有发展的，尤其是2000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的成立，2007年《历代文话》的出版，2003年起《钱锺书手稿集》的陆续问世，直接影响我的学术思考，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专题，其重点、内涵与未来方向等，均有新的想法与作派。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比较早地确定了学术的主攻方向，以宋代文学研究为志业。衡估自己的资质禀赋、学养基础和知识结构，我较自觉地认识到能做到什么，尤其是不能做到什么。虽对其他领域也产生过兴趣，但始终不忘宋代文学，而且越来越到了“目不斜视”的程度。自知有学术格局狭小之弊，仍不敢超越畛域。前期所选宋代具体课题，大致从苏轼、宋词、宋文、文人集团几个方面展开，既是读书有得的促动，更为个人兴趣爱好所致，谈不上通盘的计划。2000年在复旦大学成立了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我被推为会长，促使我在个人研究之外，需要更多地关心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建构与发展导向，对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也应进行思考。这个任务于我有些勉为其难，但也尽可能地建言献策。

比如我在一次年会上曾提出过宋代文学研究在布局上存在“三重三轻”的偏向，即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其实，前两点也集中体现在“轻南宋”上，因为南宋中小作家数量庞大，当时几乎还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南宋诗歌发展脉络的梳理，也远不如北宋之明晰，散文方面更处于被严重遮蔽的状态。这与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是很不相称的。南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它虽是北宋文学的继承与延伸，却不是“附庸”。这一百五十多年的文学历史呈现出诸多重大特点，如文学重心在空间

上的历史性南移,而作家层级却又明显下移,文体文风上的由“雅”趋“俗”,文学商品化的演进与文学传播广度和密度的加大,都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反观我国南宋史研究界,近年来却有长足的进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南宋史研究丛书”,凡53种,还多次召开富有成果的学术会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课题:“重新认识南宋”,对南宋文学史研究也是有力的推动,应该迅速改变冷落与轻视的现状。有感于此,我除了与门人合作撰写《南宋文学史》外,也尝试写了一些文章,收在本书第一辑“南宋文学研究”中。虽然乏善可陈,权当引玉之砖吧。

我初涉宋代散文研究,为时颇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宋代散文选注》是普及性的大众读物,却是我个人第一次出书。我趁机泛读了大量的古代散文选本、各类评注本以及著述文献,并尝试辑录古代散文评论资料。品味散文文本使我获得很大的审美愉悦,有时甚至觉得比读诗更有兴味;而那些保留在题跋、书简、随笔、短论中的文评资料,其深微厚重的内涵,又带给我一时难解的学术困惑。

其时我正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在叙述散文发展状况时,先秦部分还比较充分地论析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汉以后,就只能作散点介绍了。虽唐宋古文运动、前后七子、桐城派等着墨稍多,仍无法展示出我国散文发展的完整脉络,严重地脱离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尤其是无法展示出汉文学的民族特色。这是当时文学史编写者的共同困惑。读者们不知是否注意到,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我们文学所的文学史一样,都没有统领全书的综论性前言,卷首仅有出版说明。游著的《说明》很简洁,只对“文学对象或划分范围”作了交代,着重谈到“在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散文中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哲学著作常常很难划分,就是两汉以后,在一般学术论著和实用文章中也有很多富有文学意味的散文”,编者们就根据这个认识决定散文入“史”的具体对象和范围。比它早一年问世的文学所版文学史,也是如此处理,都在审慎之中充满着无奈,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文学所编写的文学史于1962年7月出版后,胡乔木同志曾两次提出过意见。在第一次谈话中,他专门对散文问题作过大段议论,最后说:“散文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那么高,现在我们把大部分作品都加以拒绝,说它们不是文学,这恐怕是一个缺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①从历史观点来考虑,值得研究;②从文学观点来考虑,也值得研究。”(见《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他指示文学所应从“三卷本”教科书规模的“跑道”上退出,撰写20卷或10卷本大文学史。文学所即落实这个指示,并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研究小组,其中就有散文组。我参加该组工作,更积极地搜集、梳理有关古代散文评论资料,因为我当时认为,解决这个“困惑”的关键在于调整我们的文学观念,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外来“纯文学”观念的形成历史,它在现代学科分类中的进步作用以及它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更要坚守中国本土文化本位,从前人的大量论述中探索“中国文学”这个观念的丰富内涵,维护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这两者是存在矛盾的,只能在研究实践中求得一定的平衡。而作为工作切入点,或曰“抓手”,只能从认真踏实地研究我国古代的文评资料做起。但这个学术梦想被又一个政治风暴所击碎,初步积累的一些资料也毁灭殆尽。

新时期带来了学术新生机,我重新拾起散文研究这个课题。但第一,研究的具体目的已从解决古代散文入“史”标准问题,转向对中国古代文章学这一学科建构的探讨;第二,作为课题基础和前提的古文献整理,也从搜集散见材料转为专书(含独立成卷者)的汇编。这是因为我其时已无参与文学史编写的任务,同时认为要从学理上解决入“史”标准问题,应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上来着手;散见资料汇编,工程浩大,头绪纷繁,非我个人能力和精力所能完成,而汇编专书,已有《历代诗话》《词话丛编》的成熟编例可资借镜,能与其“鼎足而三”,具有实际的操作方便和应急的使用需要。因而即从调查书目开始,勉勉从事,到了2007年才出版《历代文话》十册,630万字。资料汇编和学科建构实际是互为表里、互相支撑的两项工作。我一再说明,《历代文

话》的编纂是为了助成一门学科的建立,它采用“应有尽有,应无尽无”以及“寓选于辑”等方针,以保持全书体量不宜太大、书价不宜太贵,期望有兴趣的研究生们自行购藏,钻研课题。出版后也颇见实效,我很欣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我们又于2009、2012、2015年召开了三届“中国古代文章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先后编辑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拓展与深入》(待出)等会议论文集,邀约同道,商量培养,以期对这一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尽到绵薄之力。以上算是本书第二辑“古代文章学研究”的写作背景。

钱锺书先生以渊博闻名于世,广大精微兼而有之,宋诗研究则是他创造的学术世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生前出版的著述中,已有丰富的宋诗研究资料。《宋诗选注》以普及性选本而优入宋代诗学经典之林,其作家小传与注释尤为学界奉为圭臬。日本著名宋诗专家小川环树先生评云:“由于这本书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1948年问世的《谈艺录》,作为诗话,其论析重点就是宋诗和清诗;1983年进行增补,篇幅几与初本相埒,并有对宋诗更精彩、更细致的分析与观察。他的《管锥编》中也有不少论及宋诗之处。甚至旧诗创作和小说《围城》中,也包含启人心智的评论宋诗的见解。因而,我们早就认识到,研究宋诗已经绕不过他这座高峰。当时我也不揣固陋,写过一些文章。钱先生1998年辞世后,从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钱锺书手稿集》,其第一部分《容安馆札记》更引起学术界一片赞叹而又惊愕之声。此书三大册,共评析两宋诗文集360余种(北宋70家,南宋近300家),我们从中辑得约55万字,相当于又一部《谈艺录》。我曾说过,他的《容安馆札记》“着眼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所以他的品评就成为真正的审美批评”,“《札记》是一方远离外部喧嚣、纷争世界的自立的学术精神园地,一部真正‘不衫不履不头巾’的、心灵充分舒展、人格完全独立的奇书”。其意义和价值可能要有一个逐渐展现的过程,在研究钱先生的宋诗观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手稿集的第二部分《中文笔记》二十册,于2011年出版,也有论及宋诗的重要篇章。至

于早在 2002 年问世的《宋诗纪事补正》(后改名《宋诗纪事补订》)属于大型的宋诗搜集和辨正著作,是他在宋诗文献整理方面的重要成果。

学术史表明,从“新材料”中研究“新问题”,就能形成“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先生语),新材料的出现往往带动学术的新发展。钱先生这批手稿,随笔挥洒,涂抹勾乙,目力不济者阅读为难;他的笔记草楷杂用,龙飞凤舞,不熟悉其手书者辨认不易;更由于广征博引,出入诸部,无一定学术功底者艰于理解。我自知不是解读这批珍贵史料的合适人选,但时时为其所吸引,禁不住在“钱学”之畔窥视徘徊,粗有涉足。眼看十多年过去了,以手稿为主要对象进行宋诗研究的成果,颇显冷落,不免有寂寞之感。把我这些难入钱先生法眼的文字汇录为“钱锺书与宋诗研究”一辑,心怀惴惴,聊作征求友声之嚶了。

附带说明,本书收文以晚年之作为主,但也酌收前期著述,借以看出一脉相承之处和前后蜕变之迹。又厘为三辑,稍呈眉目,但有些文章的性质实兼跨两辑,只能随机安置,容有不当。《鹅湖书院前的沉思》乃学术散文,表达我的一个猜想,即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一次流产的政治性“鹅湖之会”,然现存史料尚不足证实此事,故出以漫率之笔,我对此文有些偏爱,亦予阑入,统祈读者原谅。

王水照

二〇一五年七月

# 目 录

自序 .....	1
第一辑 南宋文学研究 .....	1
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	3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 .....	20
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 .....	38
我读辛词《菩萨蛮》 .....	56
鹅湖书院前的沉思 .....	61
杨万里的当下意义和宋代文学研究 .....	69
读中华版《家世旧闻》 .....	75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 .....	81
第二辑 古代文章学研究 .....	95
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 .....	97

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 .....	112
宋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北宋名臣文集五种出版感言 .....	120
宋代散文的风格	
——宋代散文浅论之一 .....	129
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	
——宋代散文浅论之二 .....	136
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 .....	145
欧阳修所作范《碑》尹《志》被拒之因发覆 .....	159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 .....	175
从《先君墓表》到《泃冈阡表》	
——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	192
苏轼散文艺术美的三个特征 .....	196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	216
曾巩的历史命运	
——《曾巩研究专辑》代序 .....	232
陈绎曾：不应冷落的元代诗文批评大家 .....	239
<b>第三辑 钱锺书与宋诗研究 .....</b>	<b>243</b>
《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	
——初读《钱锺书手稿集》 .....	245
《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 .....	263
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 .....	276
《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 .....	283
祝《宋诗选注》走出国门	
——《宋诗选注》日译本序 .....	291
读《钱锺书手稿集》札记 .....	294
钱锺书先生与宋诗研究	
——初读《宋诗纪事补正》 .....	302
钱锺书先生与宋词研究 .....	309
<b>王水照主要著述年表 .....</b>	<b>315</b>



# 第一辑

## 南宋文学研究

- 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
- 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
- 我读辛词《菩萨蛮》
- 鹅湖书院前的沉思
- 杨万里的当下意义和宋代文学研究
- 读中华版《家世旧闻》
-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



## 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南宋文学史是一个特定时段(1127—1279)的文学史,更是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重要历史地位的一部断代文学史。南宋文学一方面是北宋文学的继承与延伸,文统与政统、道统均先后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在天翻地覆时局变动、经济长足增长、社会思潮更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变化。北、南两宋文学既脉息相联,而又各具一定的自足性,由此深入研究和探求,当能更准确、更详尽地描述出中国文学由“雅”向“俗”的转变过程,把握中国社会所谓“唐宋转型”的具体走势。

### 一、南宋文学的繁荣与整体成就可与北宋比肩

我国典籍素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文学作品散见各部,但主要以集部为载体。从最重要的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来看,共收宋人别集 382 家、396 种(存目除外),北宋 115 家、122 种,南宋 267 家、274 种<sup>①</sup>,南宋别集的著录数量为北宋的两倍多。这充分说明南宋士人的文学创作仍然充满活力。如果考虑到南宋国土和人口仅为北宋的约五分之三,南宋立国又比北宋短十五年左右(北宋从 960 年至 1127 年,为 167 年;南宋从 1127 年至 1279 年,为 153 年),则更能见出南宋

---

<sup>①</sup> 据笈文生、野村鲇子:《四库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前言,日本汲古书院 2006 年版。

文学创作的繁荣盛况。固然由于时间的自然淘汰和战乱的祸患，北宋文集多有逸逸；但南宋文集同样难以避免宋元之交时因兵连祸结、灾难频仍而大量亡佚的命运。

四库馆臣在著录杨时《龟山集》时，特加一案语云：“时（杨时）卒于高宗建炎四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之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之朝论，实皆传时（杨时）之绪馀，故今编录南宋诸集，冠以宗泽，著其说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时（杨时），著其说一行而讲学之风遂炽。观于二集以考验当年之时势，可以见世变之大凡矣。”<sup>①</sup>解释了何以用宗泽《宗忠简集》和杨时《龟山集》作为“南宋诸集”之首的理由，乃是因其开启南宋偏安之政局、新立儒学“道南学派”一脉之故，着眼于南宋政治、学术方面之新动向，而非斤斤拘泥于他们进入南宋后享年之长短，这是颇具史识的。对厘定南北宋之交的作家何人需入南宋文学史，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准此原则，我们从《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三大宋代总集中，可以发现，南宋人的诗、词、文均占巨大的份额，超出北宋许多。如唐圭璋《全宋词》共收词人1494家，词21055首，其中南宋词约为北宋的三倍。（据南京师范大学《全宋词》检索系统之统计，含孔凡礼《全宋词补辑》。）

现存南宋文学的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巨大，明显地超迈北宋，而且在内蕴特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北宋文学的“附庸”。北宋诗坛“苏（轼）黄（庭坚）”称雄，词则“苏柳（永）”、“苏秦（观）”、“苏周（邦彦）”均为大家，与之相较，南宋陆游、杨万里诗，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词亦堪称伯仲，“苏陆”、“苏辛”、“周姜”并称，不绝于史，差可匹敌。以下分述诗坛、词坛情况。

南宋诗歌的发展自具纲目和构架。《钱锺书手稿集》业已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中，据邓子勉学弟的初步统计，共论及两宋诗文集360种左右，其中北宋70家，南宋近300家。在这近300家中，钱锺书先生只选取九位诗人作为南宋诗歌发展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南渡初

<sup>①</sup>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4页。